

初夏的气息如绸缎上滑落的水滴般干净柔软。光影幢幢,青杨的油绿色大叶间漏下几缕麦色的阳光。

教室里历史老师正讲得神采飞扬。她反复提到,上海。我看着窗外轻轻跳跃的阳光,心里轻轻念着“上海,上海”,仿佛望见那个女童时的自己,在上海旗袍店里流连的幼小模样。

那年随母亲去上海,夜晚到南京路。那些细微的情节早已被时光风化,只记得黑夜如潮,灯光氤氲,人们行色匆匆。唯一能被唤起且面目分明的,只有那家旗袍店。

黑色匾额,烫金大字。一进店中仿佛被遗置在20世纪初,错落了年代。店内罗列绸缎布匹,成品被悬置或叠起,花色典雅,龙云锦绣,牡丹或雀鸟纹饰,材质大多是桑蚕丝或绉丝。店内的裁缝咬着柔软的沪腔,一针一线,精工慢做,于是每一件制出的旗袍都宛如珍品。立领盘扣,不少女子在镜前带着淡淡的笑意试穿,合适便包好带走,珍惜她们与美的缘分。

我痴痴看着,见一处挂着一件女童旗袍,白色绸缎做底,粉瓣桃花灼灼其华,心里不禁一阵活泼欢腾。母亲问:

## 旗袍之美

◎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隋雪纯



“喜欢吗?”我望了望那旗袍,咬着嘴唇轻轻摇头。不出于任何原因,只是觉得那时的自己与旗袍并不互相需要。

现在想来,那个选择确是对的。不谙世事的女童,需要奔跑与游戏,穿着昂贵的旗袍不合时宜,且旗袍之美需要女子的风韵涵养造就,无此前提,旗袍也只是裙子罢了。

又一日行走,石砖路上偶遇一陌生女子,亚麻青布旗袍,乌发松散盘成髻,珍珠色高跟鞋,露出洁白的脚趾。眼险低垂,专注行走,并无奇艳之处,却足够赏心悦目。

“华枝春满,天心月圆。”当时能想到的只有这句。敢于穿旗袍示人的女子,内心总有一份坚定果敢。遗失了许久的旗袍情结与传统审美在这样一位女子身上被重新寻觅,我因而觉得愉悦欣喜。

旗袍需要配以清雅鞋子,最好是绣花鞋。曾在北京见过专卖绣花鞋的店面,木制柜台,一双双简单到剔透的绣花鞋被整齐码排。密针缝合,盘扣花饰,以正红色最美。明明是布艺,很简单的一双鞋子,拿起放在手里却另有一番重量,只得捧着,却怕伤了它的矜持。许多人试穿,却鲜有人买下。绣花鞋挑人、挑衣。女子内心不够丰盈便无法衬出它纯实的美感。除旗袍外,其他服饰鲜能满足绣花鞋那纯净通透的色调,无法合乎它从唐朝风尘仆仆而来的韵味。绣花鞋娇嫩如蓓蕾,与身上的旗袍同样经不起尘埃与折磨。因而旗袍与绣花鞋皆穿在身的,必定懂得珍惜并成全它们的价值。最好便是手持古籍,在染柳烟浓的下午,静静独坐,身下是质地醇厚的梨花木椅。

旗袍之美需要尊重与欣赏,并与人互为映衬。当真挚的性灵与旗袍互为契合之时,清芬备出,无关春花秋月,那便是素然如水的流年中最美妙的微光。

一次,我偶然看到电视上有关于上海的专题纪录片,一位上海老太,八十岁有余,却旗袍着身,青筋暴起的双手被玉镯环绕呵护,头发高挽成髻,毫无迟暮者佝偻之态。她说,自己仍能到舞池跳一曲华尔兹。看她扬起舞步的样子,旗袍在舞池的暖橙色灯光下,华美异常,如在春日里昂扬的清芬花树。

这位上海老太让我想起同是上海女子的张爱玲。犹记得照片中的张爱玲,下颌高高扬起,眼神里有一丝倨傲一丝忧伤。这个寂静与哀愁、欢欣与骄傲的女子,即使在临终之时,也不忘将自己打扮得体,以贯穿了她一生的旗袍为伴,去寻找那开满鲜花的天堂。

旗袍属于每一种清冽脱俗,属于每一朵妍丽芬芳,娇甚,美甚,在春日的柳絮里飞扬,在夏日的雨露里盛开,永不老去。